



郭注莊子

八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13
3570
8



門口 13
號 3570
8

腫腫無用之木執掌不
為操掌也

見同靈經

環一作

莊子南華真經卷八

雜篇

庚桑楚

郭象注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
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
遠之。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之與居。擁腫朴也。鞅掌之為使。鞅掌
自得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灑然異之。異其棄智。而任愚。今吾日計之而不

三原

文庫

宣妙書院藏

固云尸祝稷尊敬之至
欲得之以爲君也

曰天祖五帝稷社稷
和呼應
林氏注言言也

實一作賈

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庶幾其聖人乎子

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

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

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爲也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

往直自往耳非由知也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

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不欲爲物標杓吾是以不

釋於老聃之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弟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

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

之祥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

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

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

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

厭高魚鱉不厭深去利違害乃全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

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且夫二子者

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堯舜是其於韓也將妄鑿垣

以爲天祖五帝稷社稷也

墻而殖蓬蒿也。

將今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

簡髮而櫛數米

而炊。

理錐刀之末也。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混然一之無所治為乃

濟。

舉賢則民相軋。

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

任知則民相盜。

真不

足而以求生非盜而何。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

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

穴。

無所復顧。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

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

者也。

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以致斯弊。

南榮趺蹇然正坐曰。若趺

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

因言此言指識身理之要

曰。全汝形。

守其分也。

抱汝生。

無攬乎其生之外也。

無使汝思慮營

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南榮趺曰。目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在者不能自得。

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

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法效也。形之與形亦辟矣。

未有一

而物或間

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兩形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

今謂趺曰。

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趺勉聞道達耳

矣。

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

目之與目耳之與耳心之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有不能相求者有不能相得者有不能相聞者有不能相見者有不能相聞者有不能相見者有不能相聞者有不能相見者

目之與目耳之與耳心之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有不能相求者有不能相得者有不能相聞者有不能相見者有不能相聞者有不能相見者有不能相聞者有不能相見者

目之與目耳之與耳心之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有不能相求者有不能相得者有不能相聞者有不能相見者有不能相聞者有不能相見者有不能相聞者有不能相見者

林氏云：雞之與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也。雞之與雞，其德也。雞之與雞，其德也。

此句與前卷之說相照，其後更有入也。

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趺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挾三言而來南榮趺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

此句與前卷之說相照，其後更有入也。

此句與前卷之說相照，其後更有入也。

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趺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轆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鍵。內轆者不可繆而捉，將外鍵。鍵，關鍵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

南華經
卷八
四

目若乃聲色襲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襲於外則耳目喪於外故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外內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外內俱襲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網繆以持之弗能止也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拖一乎不離其性能勿失乎還自得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富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能止乎止於分也能已乎無追故迹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全我而不效彼能脩然乎無停迹也能侗然乎無所累也

南華經
卷八
四

無節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噉和之至也礙也能兒子乎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終終日握而手不規其德也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任足之自居行無所趣行不知所為縱體而與物委蛇之也而斯順同其波物波亦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非也是乃所謂水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

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

乎。謂已便可得。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非此言而至邪。

此言爲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

不至至者
不學也
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

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

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

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

天光耳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

各自見而不見彼人有修者乃今有恒則自得矣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from an old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faint smudges and a small dark mark near the bottom center. The pag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所以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常泰故能反居我人宅而自然獲助也。

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此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

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藹其所不能辯也。凡所能者

雖行非爲、雖習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所不能知不可

強知故止
斯至也
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
意雖欲爲爲
者必敗理終

不備物以將形。因其自備而藏不虞以生心。

非虞而出之虞
敬中以達彼
理自達彼耳非
慢中而敬外
若愚

而萬惡至者皆天也。天理自有窮通而非人也。有爲而致惡者乃是

南華經
卷八
卷八

有卷五

卷八

16

人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心

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靈臺者有持。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而不

知其所持。若知其所持則持之。而不可持者也。持則失也。不見其

誠已而發。此妄發作。每發而不當。發而不由已誠何由而當。業入而

不舍。事不居其分內。每更為失。發由已誠為不善乎顯明

之中者人得而誅之。乃為得也。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

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幽顯無愧於心則獨

行而不懼。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券外者

志乎期費。有益無益期欲損已以為物也。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疏云期幸也。立志期幸也。立志期幸也。立志期幸也。立志期幸也。

本有斯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雖已所無猶借因而用之。

人見其跛。猶之魁然。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跛矣而猶自以為安。與物窮

者物入焉。窮謂終始。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

人。且謂券外而跛者。跛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容人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也。

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

兵莫憐于志。鎡鋸為下。夫志之所攬。焦火凝冰。寇故其為兵甚於劍戟也。

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

則使之也。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道通其分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也。其成也毀也。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所惡乎分者。其分也

口義云。成毀之理。不可逃。而為二以道觀之。而己去故曰道通其分也。則今言其分。則今言其分。則今言其分。則今言其分。則今言其分。

以備不守其分而求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焉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

鬼不反守其分內出而得是謂得死不出而無滅

而有實鬼之一也已滅其性矣雖有以有形者象

無形者而定矣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出無本然

自生非人無竅歟然自死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

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實

竅以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宇者有四方上下而

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宙者有古今之長有乎生

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死生出

然自爾無所由是謂天門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

也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然自爾未有為

之者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

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

無門有不能以有為有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乎

有必出乎無有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有

何謂而無有一無有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聖人

藏乎是任其自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

已哉云齊物曰近死之

曰云然則非有根也

曰云然則非有根也

因云誠金底黑言有生
直聚氣耳本是相和
得安生分別之見於人
已之間乎今乃被然而
曰移是非言之當也故
然分非之氣各異其
是是通常在故曰移
諸註皆言言移是字
合在不可知者之下觀新註可証

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喪其散而以死爲反。喪其聚也也。還融是以分已。雖欲均之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胸中。故謂之公族。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有生黜也。直聚披然曰移是。所是也。是無常在。故曰移。嘗言移是非所言也。所是之移已。雖然不可知者也。則其移不著於言前矣。

曉牛言移也。移備也。

此註云聚氣之垂相
乘如木已枯是以無有
的有安指功名富貴爲
果有之名。自以身爲
仁義者名使人改爲已節
因捨死以償節

可知。故臘者之有臄肢。可散而不可散也。物各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謂屏側爲是舉移是。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無非非生之則均耳。生則所在。以知爲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因以乘是非。皆本也。非者無。果有名實。物之名實。因以已爲質。質主也。是非也。果各自有。因以已爲質。物各謂已。是足以爲。使人以爲已節。人皆謂已。是非之主。當其所守。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微爲名。以窮爲辱。不能隨所。移是今之人也。玄古之人無是。遇而安之。

此章以取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其好惡而人亦不能逃其好惡也故曰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其好惡而人亦不能逃其好惡也

音良 俛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工於天即俛於人矣謂唯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能還守蟲即能天 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斯而謂工乎天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威以取物物必逃之 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挾畫外非譽也畫所以也則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移而棄之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無賴於生故不畏死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之所惜忘

人因以為天人矣無入之情則自然為天人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彼形殘胥靡而自然乎 怒出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此故是無不能生有不能為生之意也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

日馬失作快

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
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
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欲者
好惡內外無可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
不說其言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
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
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
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
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

集卷之六

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夫真人之言何遜哉
唯物所好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
之可也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
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
吾君未嘗啟齒是直樂鵠以鐘鼓耳故愁今先生何以說吾君
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
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
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各思其本性之所好去國旬月見所嘗
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

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夫思則忘其所以喜也

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鼯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

音蹵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譽歟其側者

乎得所至樂則大悅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

側乎所以未嘗敬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徐無

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蓼韭以

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

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

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

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

天地之養也一不以爲君而登高不可以爲長居

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

以養耳目鼻口如此違天地之平也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夫姦病也故

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

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

害民之始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尚尚之爲愛愛已僞也爲義偃兵造兵

之本也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

乎。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從無爲爲凡成美惡器也。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民將以僞繼之。形固造形。仁義有形，故僞形必作。成固有伐，成則變固外戰。失其常然。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無徒驥於鎬壇之官。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無藏逆於得。得中有逆，無以巧勝人。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無以謀勝人。率其真知而各有所長，則均。無以戰勝人。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

國言君若勿爲此戰勝之至則已矣

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尅非已勝。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若未能已，則莫若修已之誠。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甲兵無所陳，非偃也。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閼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

因之遊於方之內者
所構構覺覺也
已之則若以明故乘
性中之慧日而遊於無
障碍之塵也

而已矣。又奚事焉。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也。予少而自

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

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

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

予又奚事焉。夫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黃

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物亦奚擾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雖然。請

問為天下。令民自得。必有道也。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

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

而已矣。馬以過。分焉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師大。天然。

世法陸樂也。評說也。好
無之士則人爭公事也

世法陸樂也。評說也。好
無之士則人爭公事也

而去其過分。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

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

物者也。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招

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

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

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士之不同。若此。故當

易其方。之者不可。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

之事。則不比。能同則事。同所以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業

其志。故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事非其。巧則情。錢財不積。則

其志。故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事非其。巧則情。錢財不積。則

權勢不允則夸者悲勢物之徒

凡此諸士
用各有時

時用則不能自己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此皆順比於歲。

士之所能故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各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

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
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
馳其形性，潛之萬

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

也。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

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爲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

不可也。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

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
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

子以此明妄中者非
翼而自是者非堯
惠子曰可
莊子曰然則儒墨

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

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

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

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

夫或改調絃於五音

無聲則無以相
動有聲則非同

林云冬寒之時不以火而
嬰兒夏熱之時以水為
米煮連時也若難矣
既難常若遠周初人云
平年燥以樵火順使
米可以養品甚度以充
難盛水日中煮之懸瓶
井中俟成米也而連瓦
包於白足米令魯無寒
也
因云養生也學記無當於
五聲之樂或別於鍾一強於
五音無補士而鼓之二十五
弦皆動此一病者初無以
異而能然者乃為之最奇
之主故耳六十四調皆黃鍾
之音宮為最故註從他
律比才常理不達為文
等處之事其美乎才
相出如此

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未始異於聲而音之

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

君已魯遠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且若是者邪五

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惠子曰今夫

魯遠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

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

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莊

子曰齊人躡子於宋者其命闇也不以完國使門

者守之出便與子不保其全此齊人其求鉏鍾也

之以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

以束縛乃反以愛鍾器為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

域有遺類矣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

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

謬矣夫楚人寄而躡闇者俱寄止而不能夜半於無

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

也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舩未離岸已共人鬪言齊

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

是豈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

聖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

聽而斲之瞋目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

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

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忘

言之對則雖至言

音義 躡 躡也 齊人 齊人也 宋 宋國也 其命 其命也 闇 闇也 不以 不以也 完 完也 國 國也 使 使也 門 門也 者 者也 守 守也 之 之也 出 出也 便 便也 與 與也 子 子也 不 不也 保 保也 其 其也 全 全也 此 此也 齊 齊也 人 人也 其 其也 求 求也 鉏 鉏也 鍾 鍾也 也 也 以 以也 束 束也 縛 縛也 乃 乃也 反 反也 以 以也 愛 愛也 鍾 鍾也 器 器也 為 為也 其 其也 求 求也 唐 唐也 子 子也 而 而也 未 未也 始 始也 出 出也 域 域也 有 有也 遺 遺也 類 類也 矣 矣 氣 氣也 類 類也 而 而也 亦 亦也 未 未也 始 始也 自 自也 非 非也 人 人也 之 之也 自 自也 是 是也 有 有也 斯 斯也

音義 夫 夫也 楚 楚也 人 人也 寄 寄也 而 而也 躡 躡也 闇 闇也 者 者也 俱 俱也 寄 寄也 止 止也 而 而也 不 不也 能 能也 夜 夜也 半 半也 於 於也 無 無也 人 人也 之 之也 時 時也 而 而也 與 與也 舟 舟也 人 人也 鬪 鬪也 未 未也 始 始也 離 離也 於 於也 岑 岑也 而 而也 足 足也 以 以也 造 造也 於 於也 怨 怨也 也 也 岑 岑也 岸 岸也 夜 夜也 半 半也 獨 獨也 上 上也 人 人也 舩 舩也 未 未也 離 離也 岸 岸也 已 已也 共 共也 人 人也 鬪 鬪也 言 言也 齊 齊也 楚 楚也 二 二也 人 人也 所 所也 行 行也 若 若也 此 此也 而 而也 未 未也 嘗 嘗也 自 自也 以 以也 為 為也 非 非也 今 今也 五 五也 子 子也 自 自也 是 是也 豈 豈也 異 異也 莊 莊也 子 子也 送 送也 葬 葬也 過 過也 惠 惠也 子 子也 之 之也 墓 墓也 顧 顧也 謂 謂也 從 從也 者 者也 曰 曰也 郢 郢也 人 人也 聖 聖也 漫 漫也 其 其也 鼻 鼻也 端 端也 若 若也 蠅 蠅也 翼 翼也 使 使也 匠 匠也 石 石也 斲 斲也 之 之也 匠 匠也 石 石也 運 運也 斤 斤也 成 成也 風 風也 聽 聽也 而 而也 斲 斲也 之 之也 瞋 瞋也 目 目也 盡 盡也 聖 聖也 而 而也 鼻 鼻也 不 不也 傷 傷也 郢 郢也 人 人也 立 立也 不 不也 失 失也 容 容也 宋 宋也 元 元也 君 君也 聞 聞也 之 之也 召 召也 匠 匠也 石 石也 曰 曰也 嘗 嘗也 試 試也 為 為也 寡 寡也 人 人也 為 為也 之 之也 匠 匠也 石 石也 曰 曰也 臣 臣也 則 則也 嘗 嘗也 能 能也 斲 斲也 之 之也 雖 雖也 然 然也 臣 臣也 之 之也 質 質也 死 死也 久 久也 矣 矣 自 自也 夫 夫也 子 子也 之 之也 死 死也 也 吾 吾也 無 無也 以 以也 為 為也 質 質也 矣 矣 吾 吾也 無 無也 與 與也 言 言也 之 之也 矣 矣 非 非也 夫 夫也 不 不也 動 動也 之 之也 質 質也 忘 忘也 言 言也 之 之也 對 對也 則 則也 雖 雖也 至 至也 言 言也

漫文釋陸也

妙斷而無所用之。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

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

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

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

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

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高而不亢愧不若皇帝而

哀不已若者。故無棄人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

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

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

已則隰朋可。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

可。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

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撻。見巧乎王。王射之。

敏給。敏疾也給續括也搏捷矢。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能搏王命相者

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

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

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南伯子

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綦爲榮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綦知夫爲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

此言若言正上下非死而後不使

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之言者必於會同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荀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爲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今將於此言於無言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兵難自解丘願有喙三尺荀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未足稱長凡人開口未是不言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此之謂不言之辯此謂仲尼故德總乎道之所一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言止其分非至得故一也

曰之者有四端為善之名
自不能同乎道之性也
林三甫之所言然者也然者以
之在已者也左道物之一者古人為
者不同故曰性不能同

如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各自得耳非相知之

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其分故名若儒墨而

凶矣。夫儒墨欲同所不能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

也。明受之無所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

其誰氏。汎然是故生無爵。有而死無謚謚所以名

已。故雖謚實不聚。令萬物名不立。功非已為故此

之謂大人。若為而有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

言為賢。賢出於性而況為大乎。夫大愈不夫為大

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唯自然夫大備矣莫若

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天地大備知大備者無

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已

無棄。反已而不窮反守我理。循古而不摩順常性

耳。非大人之誠。不為而自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

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柎也為

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

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

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

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

曰三言沙惟知飲酒食肉
之福而不不知飲酒食肉
之禍必有其自來也
祥此年也室西南隅為其
東北隅為其

方室王所以世格之福也
何哉

不祥子綦曰歟女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
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
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
邪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不有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隨所遇於天
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怪異也
性脫然自爾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斯
為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斯順耳今
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凡有

樂公齊富室為街正
官相官
或云適道謂為歸也

怪微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
之也今無怪行而有怪吾以是泣也夫為而然者
微故知其天命也不為而自至則不勿為則已矣
可奈何也故泣之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
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朋之則易全恐其逃故
也於是朋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
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
與人相食與仁者爭尚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
之原故也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

管子三篇大書食之而後三
管子三篇大書食之而後三

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
仁義既行將誠仁義既行將且假夫禽貪者器仁義可見則夫
偽以爲之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若夫仁義各出其
其志乎一譬之猶一規也規割也萬物萬形而以夫堯
人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
乎賢者知之矣外賢則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
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
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意盡
豈知我之獨化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
於玄冥之竟哉

管子三篇大書食之而後三
管子三篇大書食之而後三

也擇疏鬻自以爲廣官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
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
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
所謂濡需者也非有通變貌世之才而偷安卷婁
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蟲者也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
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
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
所謂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
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

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故

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有

則無崖故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所以

無能而任其天然禍之長也茲萃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其

反也緣功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其果也待久欲速則而不果

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已實謂有其知能故有亡國戮民

無已皆有其身之禍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之所由出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

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

國云云三所謂者一也而人三和者亦不獨如洋而本州觀之史一至於此而後之文陰分而名謂之生自同而不知謂之大均廣而不御其而不悅謂之大定此皆天之所謂而備言之

也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也知大

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

至矣大一通之道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大目視

之用萬物之自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大方體

之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大方也大信稽之命之所期無

信大定持之真不撓則自定故持盡有天夫物未

也然者循有照循之則明冥有樞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

始有彼始有之者彼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夫解任彼則彼自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用彼

解之無功故似不解

不知而後知之

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

其問之

也不可以有崖

應物宜而無方

而不可以無崖

各以頡滑其分

有實

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各自有實也

古今不代

各自有故而不可相代

不可以虧

宜各盡其分也

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

推而揚之有大

也闔不亦問是已

奚惑然為

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

為而惑若此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

不惑

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

向云頡滑錯亂也

王云揚摧推舉而揚頭
之云揚摧推舉而揚頭
今註揚摧也推引也
舉而引之便其起

姓彭名陽字則陽

疏言揚摧也推舉也

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

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擲鼈于

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言此者以

抑彭陽之進趨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

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

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

干上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苟進故德薄而名消

夫凍者假

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

夫楚

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

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

其貧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其

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

身故使王公失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不以為其

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通彼而不喪我故或不言而

飲人以和人各自得斯飲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其

風而其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彼父子各歸其所而一間

其所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

也故曰待公闕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闕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聖人

縣眾間者也眾之所習雖危猶由相氏得其環中

以隨成居相氏古之聖王也與物無終無始無幾

無時之忽然與之俱往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故與物化

常無我故言夫為者何不闔嘗舍之試舍其所為乎夫師天而不

得師天乃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

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夫聖人未始有天

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

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都無乃湯得

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委之百官而不與焉從師而不

南齊書

聖人無所不為

圖。任其自聚非圖之也。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司御

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也。而湯得之名羸法得其

兩見。名法者已過之迹而非適足也。故曰羸然。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

尼之盡慮爲之傳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

然不動。應感無窮。以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今所以

輔萬物之自然也。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若無無內無外。無彼我則

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也。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

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

達綢繆。所謂周盡一體矣。無內外而而不知其然

性也。不知其然而自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搖者

作者自作。莫不復人。則從而命之也。此非赴名而

命而師其天然也。人則從而命之也。高其迹。師性

而動。其迹自高。故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

止也。若之何。任知而行則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

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

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

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則不知其美於人

生。便有見物之美。而爲無心。人與作名言。鏡

耳。故人美之。若不相告。即莫知其美於人。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

四三綢繆。猶糾纏。人之自無物。果之。出天性之自然。

聖人。言名。公孫龍。

則知。以下注。一本無。

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
來卽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
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豈能久照聖人之愛人
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聖人無愛若
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
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鏡耳然而事
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蕩然以百姓爲芻
故能無已若愛人由乎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性
聞知則有時而衰也所安故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得舊猶暢然雖使丘
陵草木之緝緝合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
聞聞者也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以十仞之臺

說之者亦多矣
說之者亦多矣
說之者亦多矣

以戴晉人見魏君

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
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
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
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
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
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
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蝸
微而有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
兩角

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
旬有五日而後反。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君曰噫。其
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
窮乎。君曰無窮。曰知游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
國。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
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
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王與蠻氏俱有
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
梁。梁中之王。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
而足爭哉。
爭者細客

今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

梁中之王。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爭者細客

口義云。登極者外其屋。極而登人也。

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
曰。夫吹簫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呖而已矣。堯舜
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
曾不聞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
僕也是自埋於民。與民同。自藏於畔。進不榮華。其聲
銷。損其名也。其志無窮。規是生也。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所
者皆世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心與是陸沈
者也。無水而沈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

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著明也知丘之

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

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

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子路往視之，其

室虛矣。果逃去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

莽治民焉？勿滅裂。鹵莽滅裂，輟脫未畧，不盡其分。昔子為禾耕而

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

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功盡

其分無所不至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

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

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夫遁離滅亡，以眾為之所致也。若各

致其極則何患也。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萑葦

害禾稷，欲惡傷正性。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形扶疎則神氣傷。尋擢吾

性，以欲惡引性，不止於常。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肉

熱洩膏是也。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柏矩學於老

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

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

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

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殺

大菑。謂自此以下事。大菑既有。榮辱立。然後觀所

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已乎。榮辱立。然後觀所

病。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

則夸其所謂辱。而敗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毀

之間。非貨財聚。然後觀所爭。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今立人

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

至此得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

民。以失為在已。君莫之枉。民自得矣。以正為在民。以枉為

在已。君莫之枉。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

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

愚不識。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大為難而罪不敢

為物所易。重為任而罰不勝。輕其所任。遠其塗而

誅不至。適其足力。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將以避

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主日興偽。士於夫力不

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

責而可乎。當責。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能

而不係於彼我故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順

而暢物情。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情

之變。然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

其門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人皆生亡其出者為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

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

可不謂大疑乎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其

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已乎已乎且無所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

不能自用彼則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

仲尼問於大史大史曰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

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

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史曰是因是也靈即是無道之

謚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男女同浴此無

翼三陰浴也

因云奉御猶令云云
對時幣將幣也扶
翼之而行之

禮也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鮒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

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其慢若彼之甚也

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欲以肅賢補其

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

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

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

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子謂黜賸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女處也夫物皆先有

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之在已不亦妄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

其字言子孫不足託
故使公以此處為家

因之聚井為丘聚丘為里丘里之言猶所部公論也

則不當有執距之意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羣異也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羣異也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五官殊職君不私故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

武下府
殊能一

國治

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

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

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萬物

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名止於實故無爲實各自爲故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故無心者斯順

禍福淳淳

流行反覆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於此爲戾於彼或以

爲宜自殉殊面

各自信其所是

有所正者有所差正於此者

或差比於大澤

百材皆度

無棄材也

觀乎大山木石同

壇

合異以爲同也

此之謂丘里之言

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

少知曰

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

得真主度居也

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况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

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

字之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所謂道可道也已有之

矣乃將得比哉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邪則若以斯辯譬

猶狗馬其不及遠矣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

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

萬物之所生惡起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大公調曰陰陽相

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欲

因言此而此道之精微之至其大相去多矣

下微精

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凡此事故云為趣舍

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

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過此以往至於自然

之故誰知所以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

始此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言之所盡知

之所至極物而已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觀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

極於自爾故無所議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

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真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

因言此而此道之精微之至其大相去多矣

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

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

為。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斯而析之，精至於無

倫，大至於不可圍。皆不為而自爾。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

物，而終以為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

而過，或使則實。實自去。莫為則虛。無使之也。有名有實，是

物之居。指名實之所在。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其實至虛，可

言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未生不可忌，然

我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已死不可徂。忽然自死，吾不能違。死生非遠也。

阻徂一作

晚宋大情荷帶於有則所
去皆物也情荷帶於有則所
在皆理也理荷帶於有則所
在皆境也境荷帶於有則所

理不可觀。近於身中，猶莫見其目爾，而欲憂之。或之使，莫之為，疑之

所假。此二者世所至疑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

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物理無窮，故其言無

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恒不為，而自使

然，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道之為

名，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假名之曰道。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

胡為於大方？舉一隅，便可知。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求

於言意之表，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存意則

不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夫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

言
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極於自爾非不言言與不言默而議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八

